

中國傳統相聲大全

◆ 第一卷 ◆

名譽主編 姜昆

主編 劉英男

副主編 賈德臣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國傳統相聲大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刘英男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039 - 4844 - 2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相声 - 作品集 - 中国
IV. ①I 239.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152 号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全五卷)

主 编 刘英男
副 主 编 贾德臣
责任编辑 李恩祥 张勋倩
齐大任 巩建华
装帧设计 桃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 whyscbs. 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 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6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6 8405769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9. 625
字 数 2625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844 - 2
定 价 248. 00 元 (全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相声艺术自清末流传至今，历传十余代弟子，人才辈出，传统相声也以积累丰富著称，其中颇多相声名家精彩之作。《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全五卷）一书就是多年来对传统相声搜集、采录、辑佚而成的专汇。

传统相声是口头创作和口头流传的，由口头文学到形成文学脚本，虽几经修订，向无定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传统相声的挖掘整理上做出了很多成绩。《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全五卷）在编辑过程中也谨慎地做过一些审订工作，这仍然是传统相声挖掘整理工作的继续。

相声艺术形式活泼，说、学、逗、唱，不拘一格。《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全五卷）本着这样的精神，全书近二百万字分为五卷，一般每卷均按传统相声中的单口、八大棍儿、对口、群口各编排一部分，个别卷更容纳了相声家族中太平歌词、滑稽双簧和开场小唱的部分传本，形成综合卷。

为了读者阅读和研究的方便，《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全五卷）编附一至五卷分类总目录、一至五卷篇目笔画索引，以备寻检。

出版说明

我社 1993 年出版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编委会编辑的《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四卷本），2005 年出版了由《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补遗卷编委会编辑的《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补遗卷。为方便读者阅读，研究者、演出者、爱好者应用、收藏，现将《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补遗卷编为《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第四卷，原第四卷（综合卷）改为第五卷，使原《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四卷本）及补遗卷统一为《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全五卷）出版。

“全五卷”除仍保留原“四卷本”“编者的话”及名誉主编姜昆的序言外，另设《中国传统相声大全》一至五卷分类总目录及《中国传统相声大全》一至五卷篇目笔画索引，并置于第五卷正文之后。

另，《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全五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编辑组编，由主编、副主编负责，不另设编委会。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 1 日

序

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之一。

中国人在始有文化之前，肯定先有了幽默和玩笑，不然的话，不会在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写下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惯汝），莫我肯顾……”您听听：“大耗子呀，大耗子！别再吃我的粮食啦，我都惯着您三年多了……”那会儿没发明耗子药，有事只好和耗子商量。

实际上，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往往是用幽默和玩笑来对付人生的。

动物中最有灵性的是猴儿，人自打猴那儿变过来以后，世界就热闹起来，热闹来，热闹去，无非是人比猴多了高级意识，但是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善恶，好坏。

在人类行为中，尤其精彩且光怪陆离的，更在于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好人常干点儿坏事，坏人也常干点儿好事。道家的鼻祖老子有语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大概也在说，“稀里糊涂，弄不明白”。幽默和笑话却要在这“玄之又玄”的世界中，显一显“一针见血”的本领，甭管道貌岸然者穿什么华丽的服装，说着笑着让他一层一层地往下脱，而且让大家看。古代人赞老爷“见机行事”，用谐音双关老爷“见鸡行事”的“德行”，令人拍案叫绝！当然，除了针砭时弊，鞭挞丑恶以外，还要嘲讽落后，批评朋友，绝不能认敌为友。老祖宗留给咱们的这玩意儿，绝了。幽默是人类的智慧，幽默是人生的艺术。

当幽默、玩笑融进了文学艺术中的时候，艺术也热闹了。戏曲里有了丑角，绘画中出现了漫画，影剧中一个重要类型是喜剧。在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的漫长道路上，我们竟多多少少地看到“相声”的影子。史书上说：“东方朔好谐谑而不为虐。”您看这位祖宗，不但逗笑儿，还注意到格调问题呢！元代散曲《高祖还乡》也可

算得上是段“单口相声”，您听那结尾：“……别的我都不恼你（刘邦），你该我钱不还就算了，你刘三儿别为了躲债改个名叫‘汉高祖’！”难怪侯宝林先生见了出土秦俑中的两个举手投足的小人塑像就一口咬定说：“这是我们说相声的！”

到了宋朝，城市经济发达，市民队伍壮大，市民艺术极其繁荣：说书的，唱曲的，演戏的，耍杂耍的，可以说，说学逗唱样样俱全。

但是，相声在如此热闹的场面中真正打出自己的旗号，独立地列于艺术之林，应该说是清末民初的事。

我们许多专门从事相声艺术研究的专家，愿意把这个行当的祖宗追溯到很远很远，拳拳报艺之心，可敬可佩！但是我以为，可能把深知我们民族幽默传统的古老和正视我们相声艺术的年轻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相声艺术正值日上中天之势及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呢！

相声的短短的历史，在我们中国古老的民族艺术道路上可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虽然无经典，无记载，能见到的不过是《红楼梦》浩瀚长卷中偶尔出现的“像生”二字；但在中国为这个事业奋斗的，可整整十几代人了，这十几代人干得还是相当有起色呢！

靠着我们自己寻找到的文字记载，最早的相声名家应该算是惊世骇俗的“穷不怕”，此公骨气硬，皇上死了，他老人家照样说相声。到后来有位“万人迷”，听这名字足以见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再往后传至今，十几代人把相声从“地摊儿”推上了大雅之堂，相声成了举国上下最受欢迎、最有群众基础的曲艺艺术形式之一。相声一脉，可算得“幽默”香烟有托，“祖宗”血食不绝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得以使我们相声同仁们辈辈干得如此带劲，应该说有一代代人不断实践不断创作的传统相声段子在起作用。这些文艺作品在无数艺人口中千锤百炼，愈演愈精，它们顺潮流而生，随时代而变，把对人生的理解融会于嬉笑怒骂之中，这里有对社会的批判，也有对理想的向往，是相声艺人创造了它，也是它培养造就了一代代的相声艺人。当然，由于社会环境使然和艺术形式的局限，传统相声不可能尽皆精品，甚至还带着或多或少旧的社会意识的烙印；但是这些段子大部分还是表现了鲜明的市民情趣，当你仔细地咀嚼这些传统相声段子以后，你会感到它仍不失为

我们中华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老前辈们有心，早就有人在想，也在做，他们把一代代口传心授的相声段子，挖掘、整理、记录下来，让后代认识传统，让新人继承创新。尽管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大家毕竟都看到这样一个实例：如果没有侯宝林先生从张杰尧老先生口中抢救，那么《关公战秦琼》这段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传统相声艺术精品，恐怕早已随前贤逝去，这种损失将是无法挽回的。

我想，大概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的编辑同志们，肩负着全国相声界的期望，继承相声前辈的奋斗精神，他们走街串巷，访师问贤，在全国范围内，将留在老艺人心中的零金碎玉集珠成串；他们又集中了已往从无数前辈人口中探来的宝藏，终于搜辑成了今天这部可以称得上“大全”的传统相声集，他们流下了汗水，付出了艰辛，为我们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学宝库中平添了一颗闪亮的明珠。

“大全”出版了，编辑同志嘱我作序。

余生也晚，面对这些传统相声，犹如面对前辈相声艺术家的在天之灵，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苦辣辛酸，他们对艺术的不断追寻，他们对生活的上下求索，似乎都在其中了。是以沐浴焚香，三拜九叩，恭敬虔诚地排列组合以上汉字，不敢言序，谨遵弟子辈之礼耳。

姜 昆

目 录

序	姜昆 1
---------	------

单口相声

看财奴	3
三近视	6
贼说话	13
化蜡扞儿	16
偷斧子	31
抬杠铺	36
日遭三险	42
糊涂县官	48
怯跟班	52
麦子地	57
假行家	68
读祭文	78
五人义	82
三句话不离本行	93
杨林标	98
娃娃哥哥	103
巧嘴媒婆	110
赞马诗	117
三瘸婿	120

三怪婿	126
吃西瓜	130
熬柿子	138
庸医	142
点痞子·拔牙	146
小神仙	151

八大棍儿

古董王	177
治罗锅	177
买鸡子儿	183
糊驴	186
硕二爷	191
奇异的鼻烟壶	191
“四十两”与“八十两”	194
谁也别走邪道	198
牛黄清心丸	210
出卖东安门	213
剃辫子	216
不许上甬路	221
坐驴车	225
打一鞭子一百吊	229
山羊喝茶 提督喝汤	235

姚家井	249
-----------	-----

对口相声

八扇屏	291
八扇屏梁子	297
八扇屏入话	300
八扇屏垫话	305
莽撞人	308
暗八扇	310
开粥厂	316
暖 厂	327
洋方子	337
洋药方治病	346
夸讲究	349
庙游子	357
地理图	361
老老年	369
磨豆腐	377
大娶亲	387
大上寿	392
吃饺子	398
醋点灯	405
梦中婚	417
粥挑子	429
粥挑子	434
揭 瓦	440
福寿全	452
倒扎门儿	462
喂政部	470
寿比南山	479
相 面	485

生意经	501
女招待	511
打牌论	516
歪讲《三字经》	525
歪讲《三字经》	532
歪讲《百家姓》	543
俏皮话	545
绕口令	549
绕口令	554
十八愁绕口令	567
闹公堂	580
黄鹤楼	585
黄鹤楼	605

群口相声

抢三本	617
敬财神	624

单口相声

看财奴

逢这种特别的事都出在我们那儿。我们那个村儿有这么一家子，这老头儿是个大地主，有仨儿子，三房儿媳妇儿。家里养活七十多匹牲口，种着八十多顷地，开着两个大粮行，可是家里吃饭老得掺糠，吃菜呀就是白水儿熬哇！一大锅菜，菜帮儿菜根儿全有，搁一大把盐齁死爹！搁油的时候儿呀，得老头儿亲自搁油，别人搁油不成。上上下下五十多口子人吃饭，这一大锅菜呀搁多少油？搁四钱油。一天搁四钱，十天不就是四两吗？钱跟钱不一样，油罐儿里头搁一根筷子——筷子头儿上扎一个小钱儿，开锅的时候儿当家的搁油，这手托着罐子，这手拿着筷子往油罐儿里一蘸，提溜起来往锅里一控，这叫一钱。您说也纳闷儿，大年三十儿打来四两香油，吃到过年大年三十儿，一约哇七两五，吃了一 year 倒多出三两五来，它为什么一年多三两五哇？为什么？他把汤带回来啦！

一家子都得跟着他吃糠，他这仨儿媳妇儿娘家都趁钱，享受惯啦！吃那糠饽饽成吗？谁吃呀！要不怎么叫看财奴哪，老头儿吃！一顿好几个糠窝窝吃得挺饱。儿子、儿媳妇儿、孙子在旁边儿举着糠饽饽也得咬两口，咬两口搁那儿就算饱啦！一剩剩一大筐箩，他看看还挺欢喜，说：“我们起家运，都吃不多！”

吃完了饭他出去捡粪去，一出去就是二十多里，捡几泡马粪来回四十多里。赶上他一出去，家里是刀勺乱响啊，肉山酒海，想吃什么吃什么！等到他也回来啦，这儿也吃完了，连家伙都拾掇起来啦！儿子、儿媳妇儿还能都睡个晌觉。晚上啊，还吃糠饽饽，一人咬一口就完啦！

有这时候儿：夏景天儿，吃完了早饭他出去捡粪去啦，家里刀勺乱响，儿子、儿媳妇儿这儿做饭。嗯！赶上闹天儿，老头儿回来啦，眼瞧就要进门啦！好，要叫他进了门，一瞧肉山酒海，能玩儿命！这怎么办啊？不要紧哪，他绝对进不来，进了大门也进不了二门。噢，二门上着锁？没有！他这儿子、儿媳妇儿想出道儿来啦！

这儿做着饭哪，要不正吃着哪，一瞧，闹天儿啦，出去一个人抓这么两三把黄豆往门道里一撒就得，放心吃吧，老头儿就进不来啦！怎么？他背着粪筐走到门道一瞧，地下净是黄豆，站在那儿就骂街：“瞎！怎么这么糟践东西呀！啊？这是闹着玩儿的？”

骂一个够，没人理他，他蹲在那儿呀一个黄豆粒一个黄豆粒地捡。您算算，三把黄豆他一个不剩全得把它捡净了——里头连家伙都刷完啦！

后来怎么样哪？直顶到他死这钱不舍得花。临死的时候儿他不放心哪，怕儿子把家底儿给抖搂了，把仨儿子叫到跟前，问他大儿子：“我不行啦，我死之后你怎么料理我呀？”

大儿子这么想，他爸爸活着的时候儿趁那么些财产，没吃过没花过，太冤哪！哥儿仨承受这份儿产业一分……哎！心里难过呀！

“爸爸，您只管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您，您只管放心得啦！”

“不成啊，你们怎么个对得起我呀？怎么料理我呀？”

“怎么料理您的后事，都打点好啦，给您预备一个金丝楠的棺材，咱们出点儿产业，可着那俩大米庄发送您还不成吗？铺金盖银，陀罗经被，给您七个金钱压土，身上给您戴七颗珠子，咱们搁七七四十九天，念僧、道、番、尼四棚经，出殡用六十四人扛……”

这话还没说完哪，老头儿就急啦：“放屁，放屁！不像话，不像话呀！咱们家里趁多少哇？俩大米庄也不够哇！这么发送我！金丝楠棺材不是埋到地下也烂了吗？七颗珠子，七个金钱那得多少钱？你这么糟践哪！哎哟，搁四十九天，亲友一来得多大挑费呀！用我的钱弄饭让他们吃，我心疼啊！哎，滚！滚！一边儿去，不成！”

大儿子碰啦！问二的：“你怎么办哪？”

二的一听，哥哥那个谱儿是大点儿。

“老爷子您放心吧，我哥哥那个谱儿哇是大，咱们是不那么趁，再说我们还得过哪！给您来一个杉木的，杉木十三圆儿，装裹呢，七颗珠子不用啦，七颗金钱给您哪！铺金盖银，陀罗经被，满免。搁三七二十一天就成，接三念一棚经，平常日子不念经，也不办事。”

“不行，这也大，按你这么一说，哎，一个米庄也剩不了什么

啦！不行，不行！三儿说！三儿，三儿，怎么办？”

他这三儿子聪明，知道他爸爸那个心思，心想，“我说两句话呀，把老头儿骂死得啦，等他死了我们再慢慢儿办。”

“您问什么，老爷子？”

“你怎么办哪？”

“我跟您的心思一样啊，我俩哥哥说得完全不对，他们不会过日子，您这一辈子克勤克俭来的钱，要这么一摆谱儿给花啦，多冤哪！再说，搁三七二十一天，亲友都来，天天不得给他们吃吗？犯不上啊！我有个办法，说出来您准能放心，您死之后我们一个子儿不花，不但不花钱，还要赚俩钱儿！”

看财奴哇，这一辈子也没想到人死了还能赚钱！

“我死之后还要赚俩钱儿？哎呀，好，小子，你说说怎么赚钱？我得听听你这道儿，看你怎么把我料理出去！”

“是呀，不但把您料理出去，料理出去之后还得赚钱哪！您哪虽说病了这些日子，可是膘儿没掉哇，您骨庞儿又大，这身肉怎么也得有一百多斤哪！就用二斤盐钱，来点儿糖色，把您卸剥卸剥拿糖色盐水这么一煮，把五脏洗洗当杂碎，推着车这么一卖，满打跟羊肉牛肉一个价儿吧，您这一百多斤肉我们得赚多少钱哪！这么着，把您也料理啦，我们还赚钱，您看怎么样？”

他大儿子、二儿子吓了一跳，准知道老头儿得急呀！嘿！您瞧怪不怪，不但没急，他倒乐啦！

“好，好小子，哎呀，你这才对我的心思，应当这么办！好小子，好小子！卖肉可是卖肉哇，推车出门儿往南，千万别上北边儿去！”

“北边怎么啦？”

“北边儿那几家街坊啊他们爱赊账！”

全想到啦！

（张寿臣述 何迟整理 张奇堉记）

三近视

今天这个节目叫什么？《三近视》。那位说：“我们听过这出戏——《四进士》，没听说过三进士呀！”这“近视”跟那“进士”不一样，这个“三近视”是三位近视眼。这三个人都不是外人，都是我本家叔叔。我三位叔叔都是近视，我大叔那种近视叫“清睛”。那位说：“什么叫‘清睛’啊？”一早晨哇什么也看不见，叫“清睛”眼。我二叔的近视也有名儿：叫“热涌”，一到晌午哇，哎呀！能叫骆驼绊一个大跟头。我三叔那叫“雀蒙”，一个晚上什么也瞧不见。

我三位叔叔呀，嗨！闹的那笑话儿多啦！还是我小的时候儿哪，有一次我大叔上南顶——在北京永定门外头，五月初一开到五月十五，有庙会，现如今这集日还有哪。他上南顶逛去啦，走到半道儿他不知道还有多远，他要打听打听。一瞧，路西里站着个人。其实不是人，是什么哪？是坟地里的石头人——石人、石马嘛！我大叔跟石头人打听起道儿来啦：

“先生，劳驾劳驾，这儿离南顶还有多远啊？”

他问了四五句，那石头人能说话吗？还在那儿站着。

“哎！你是聋子？”

这石头人脑袋上落着个乌鸦，他这么一晃摇手哇：

“哎！聋子？”

乌鸦飞啦！他也乐啦：

“嘿嘿，这人多死秧呀，问你道儿你不告诉我，哼，你的帽子让风刮去啦，我也不告诉你！”

您瞧这眼睛耽误多大事，这是我大叔。

我二叔啊，也有笑话儿呀。有一天，我二叔走在街上，有一位老太太买了一只鹅——买鹅干吗呀？到我们北京是这个规矩：给儿子定亲啊，定亲之后要通信，男的这头儿给女的那头儿得送只鹅去，大白鹅——夹着。我二叔瞧着挺白呀，眼神儿不老强的：

“嗨，这棉花不错啊！我说，您这棉花多少钱一斤啊？”

他说棉花。这老太太还只当是别人买了棉花，他跟别人说话儿哪，没理他。我二叔走到跟前一边儿拿手摸，一边儿问：

“老太太，这棉花多少钱一斤？”

他顺着毛儿一摸，挺滑溜。

“哎哟，瞧错了，猪油哇！”

他又当是猪油啦。

“这猪油多少钱一斤啊？”

他往这头儿一摸呀，把鹅脖子攥住了，挺长。

“哎呀，藕哇！”

藕！他一使劲，鹅这么一叫唤，他撒手啦。

“啊，喇叭！”

什么他也没说到。

我三叔哪，有一次人家请他听夜戏回来，夏景天儿，才下过雨，有块炉灰地冲得挺干净，地里有根针，在地里头埋着半截儿，针尖儿在外头露着，电灯一照，挺亮。我三叔犯了财迷啦：

“钻石！钻石！哎呀！这玩意儿值钱！”

到跟前儿，伸手想捡起它来。一按，针尖儿冲上啊，扎了他一下子。

“哎呀嗨，蝎子！哎呀，蝎子！”

到电灯底下一瞧，流出一个血珠儿来，软乎乎。

“哎呀不是蝎子，珊瑚子，珊瑚子！”

他拿手一捻，一片血。

“嗨！臭虫！”

全没说对呀！

我这三个叔叔是分家过，他们亲哥儿仨呀，一宅分三院，前后临街，大爷、二爷住在前头那趟街，我这三叔住在后边儿那趟街。夏景天儿，哥儿仨凑在一个院儿里，沏上茶，一块儿说话儿，凉快，说来说去呀就说到眼睛这儿来啦。怎么哪？一个人哪，他要是有个缺点，他就单护着这点儿，他不说这点儿差，老说这点儿比别人强。大爷坐在躺椅上：

“嗨！哎呀，老二、老三，你瞧我这眼睛啊近来好多啦，这蚊子在我眼前一飞呀，我就分得出这蚊子是公的是母的！”